

# 毕淑敏

学生阅读经典

XUE SHENG YUE DU JING DIAN

## Story 小说

主 编：高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 毕淑敏小说

学生阅读经典

主编 高长春

副主编 刘洁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毕淑敏小说/毕淑敏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5.5

(学生阅读经典/高长春主编)

ISBN 7-80626-761-1

I. 毕... II. 毕...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9017 号

Bishumin Xiaoshuo

## 毕淑敏小说

主 编:高长春 副主编:刘 洁

责任编辑:周海英

封面设计:海天龙 版式设计:张月 责任校对:李洁华

---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1 插页 20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 印数:1-10 000 册 定价:14.80 元  
吉林文史出版社发行 ISBN 7-80626-761-1/I·188

---

# 序

## 文学要关注和表现人性

..... 李晓明

毕淑敏作为中国一级作家，受到美国大使馆的邀请，以“国际访问者”的身份到美国进行短期访问。朋友们原以为她一定会在访问计划中要求安排与美国作家见面、座谈，没料到毕淑敏此行并不想会见美国作家，原因是：“我在作家的作品里，已经见过他们了。没有必要万里迢迢地跑了去，再见一回”。

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文学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即使素不相识，人们也可以从作家的作品中认识作家本人。读了《红楼梦》可以构想出曹雪芹其人，看过《老人与海》可以在头脑中勾勒出硬汉海明威的形象。同样，这本《毕淑敏小说》也能够引导我们认识作为作家的毕淑敏，尽管我与她从未谋面，甚至连电话中的交谈也不曾有过，但通过读她的作品，对她有了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毕淑敏属于大器晚成的作家，她35岁时才在《昆仑》上发表了中篇小说处女作《昆仑殇》。从此一发不可收，18年来，先后发表了近两百万字的小说，同时还发表了大量散文，得到众多读者的好评。

因为篇幅所限，这本《毕淑敏小说》仅选取了她的八篇中短篇小说，虽然这只是她小说创作的冰山一角，但也可以管中窥豹地了解毕淑敏小说创作的基本风格。毕淑敏的小说不以曲折的故事情节取胜，也不刻意塑造典型人物，但她很注意对特定环境下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尤其是对人性的表现，较之一般作家更见功力。可以这样认为，她的小说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心理咨询医生和心理学博

士的经历。心理医生比一般人更容易一针见血地窥视到人的内心世界，尽管有的人刻意隐瞒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毕淑敏犀利的笔触直接指向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写出了人人心中皆有，却大多数人又无法明确表达出来的困惑，这就使她的小说具有了一种感人的力量和回味无穷的艺术效果。

毕淑敏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最本质的人性是对生命的尊重与爱护，在这个基础上，母子、恋人、夫妇、朋友、战友，甚至素不相识的人之间，都有人性的自然流露。文学就是人学，尤其是以表现人物为主的小说，不可避免地要写到人性。毕淑敏在小说中刻画了人性的不同侧面，为读者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

入选这本小说集的8篇作品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以藏北高原为背景的《昆仑殇》和《翻浆》。毕淑敏17岁赴西藏阿里当兵，在藏北高原度过了十一年，先是做卫生员，后来做军医。世界屋脊上高寒、缺氧的恶劣环境，使生命变得异常脆弱，一次普通的感冒，就足以夺去一条年轻而鲜活的生命。作为军医，她既目睹了革命军人保卫祖国的英雄气概，也目睹了很多战友的死亡。回到北京后，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生活经历成为她创作的原动力，她说：“那些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故事，刻骨铭心的记忆总在骚扰我，于是在一个平平淡淡的晚上，在一间充满药味的屋子里，我提起了笔，开始了写作。”《昆仑殇》写的是20世纪70年代第一个冬天，在海拔5000米以上、气温40℃以下的高原永久冻土地带人为发动的一场在中国和世界军事史上极其惨烈的野营拉练事件。这是极左路线盛行的年代，部队一号首长接到总部的野营拉练命令后，尽管本人并不赞成这个决定，但作为军人，他不仅执行了这个命令，甚至还把它发挥到极致，命令部队穿越号称死亡地带的无人区，使一个个鲜活的

生命消失在苍茫的白雪高原上。不仅如此，那些死去的军人中，有人因为地方口音，把林彪的“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就靠两杆子”中的“两杆子”说成了“二杆子”而被打成敌我矛盾，死后连被埋进烈士陵园的资格都没有。一号首长还命令把一对相爱了很久的军人的遗体分别埋在烈士陵园的两角，拉开能够拉开的最大距离，原因是“战士不准谈恋爱”。小说在歌颂边防战士为国捐躯精神的同时，也大胆地揭露了在极左路线时期人性的扭曲。

与《昆仑殇》的悲壮相比，《翻浆》则轻松了许多。一个急于赶路的搭车人，被误会成小偷，在事实面前，疑人者终于在搭车人善良的人性面前惭愧地低下了头。

第二类是从医生的角度创作的作品《预约死亡》和《紫色人形》。毕淑敏从西藏转业回北京以后，又做了20年内科医生，加上在部队当11年军医的经历，构成了她生命中另一段宝贵的记忆。作为医生，对生命的关怀要超过普通人，即使成为作家以后，她仍然把对生命的关怀当作一种责任，这也是她后来到美国访问时，不去拜访作家，而是要求到美国的临终关怀医院参观的原因。《预约死亡》在1994年度的文坛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是用第一人称手法写成小说，在作品中，毕淑敏为我们展现了“临终关怀”医院的真实图景，尽管濒死前的癌症患者外貌是丑陋的，脾气是变态的，但是每一位即将去世的病人，都有一颗善良的心。临终关怀医院的责任是让这些身患绝症的人能平静地、体面地走完自己的一生。在这所特殊的医院里，从院长、医生到护理人员身上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蕴含了至高无上的人性之美。

《紫色人形》写一对多年的恋人在新婚之夜被恶人放火烧成了焦炭模样，但他们在病房中却不肯呻吟一声，只是用歌声安慰对方，他

们死后，在铺过的油布上留下了一对紧紧偎依在一起的淡紫色人形。小说篇幅虽短，但蕴含了人性中最美好的感情，令人荡气回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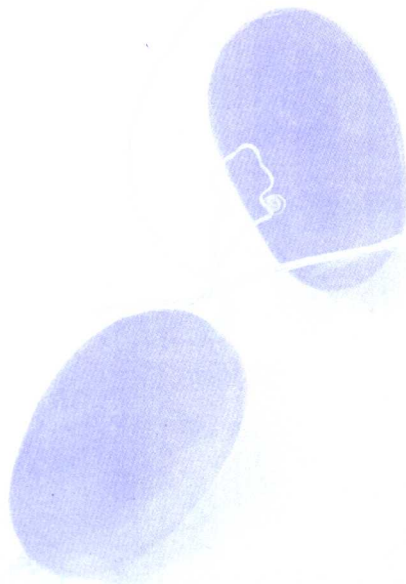
第三类是取材于家庭教育的《一厘米》和《不会变形的金刚》。毕淑敏作为母亲，对孩子的家庭教育一定有很深的思考，于是便有了这样两篇小说。两篇小说写的均是普通家庭的教育问题，尽管家长们都是小人物，却都把教育子女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当然，其中的酸甜苦辣在读了作品后，一定会引起读者的思索。美好的愿望在事实面前难免遇到阻力，甚至是受到嘲讽和挖苦，但坚持给孩子树立人性美的典范，这正是两篇小说的共同之处。

第四类是关注弱势群体的《女人之约》和《源头朗》。两部作品都提出了“弱势群体有没有资格要求最基本的做人的尊严”这样一个问题。在《女人之约》中，给厂里催欠款立下了汗马功劳的郁容秋，临终前要求女厂长兑现当初的承诺：只要出色地完成规定的清欠指标，请厂长向她鞠一个躬。但厂长为了自己的面子，却执意躲开了这个将死的女人，不肯履约。尽管厂长本人气质很高贵，但她的人性是萎缩的。郁容秋的气质虽然俗气，但从人性的角度讲，她应该是女中豪杰。在两个女人的对比中，人性的丑与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源头朗》取材于坝上草原。肺癌患者夏导要赶在自己去世前拍一部以贫困儿童生活为背景的广播特写剧《塞北的风》，于是坝上最穷困的孩子火石成了被猎奇来的玩偶，夏导连哄带骗地逼着火石按照事先设计好的脚本完成了作品。被当成猴耍的火石在离开北京时留下了一句话：“城里人，我恨你们！”这句话代表了穷困孩子的怒吼，穷人也拥有穷人的尊严，拿这种尊严做戏，是不道德的。

由于毕淑敏本人出色的文字表达能力，这本《毕淑敏小说》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值得读者朋友细细品味。

- 1 紫色人形
- 4 一厘米
- 16 不会变形的金刚
- 29 翻浆
- 42 源头朗
- 98 昆仑殇
- 169 预约死亡
- 230 女人之约





# 紫色人形

Zi Se Ren Xing

那时我在乡下医院当化验员。一天到仓库去，想领一块新油布。

管库的老大妈把犄角旮旯翻了个底朝天，然后对我说：“你要的那种油布多年没人用了，库里已无存货。”

我失望地往外走，突然在旧物品当中，发现了一块油布。它折叠得四四方方，从翘起的边沿处，可以看到一角豆青色的布面。

我惊讶地说：“这块油布正合适，就给我吧。”

老大妈毫不迟疑地说：“那可不行。”

我说：“是不是有人在我之前就预订了它？”

她好像陷入了回忆，有些恍惚地说：“那倒也不是……我没有想到把它给翻出来了……当时我把它刷了，很难刷净……”

我打断她说：“就是有人用过也不要紧，反正我是用它铺工作台，只要油布没有窟窿就行。”

她说：“小姑娘你不要急。要是你听完了我给你讲的这块油布的故事，你还要用它去铺桌子，我就把它送给你。”

于是她给我慢慢讲了起来——

我那时和你现在的年纪差不多，在病房当护士，人人都夸我态度好，技术高。有一天，来了两个重度烧伤的病人，一男一女。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一对恋人，正确地说是新婚夫妇。他

▼

▼

1

紫色人形

们相好了许多年,吃了很多苦,好不容易才盼到大喜的日子。没想到婚礼的当夜,一个恶人点燃了他家的房檐。火光熊熊啊,把他们俩都烧得像焦炭一样。我被派去护理他们,一间病房,两张病床,这边躺着男人,那边躺着女人。他们浑身漆黑,大量地渗液,好像血都被火焰烤成了水。医生只好将他们全身赤裸,抹上厚厚的紫草油,这是当时我们这儿治烧伤最好的办法。可水珠还是不断地外渗,刚换上布单几分钟就湿透了。搬动他们焦黑的身子换床单,病人太痛苦了。医生不得不决定铺上油布。我不断地用棉花把油布上的紫色汁液汲走。尽量保持他们身下干燥。别的护士说,你可真倒霉,护理这样的病人,吃苦受累还是小事,他们在深夜呻吟起来,像从烟囱中发出哭泣,多恐怖!

我说,他们紫黑色的身体,我已经看惯了。再说他们从不呻吟。

别人惊讶地说:“这么危重的病人不呻吟,一定是他们的声带烧糊了。”



我气愤地反驳说：“他们的声带仿佛被上帝吻过，一点都没有灼伤。”

别人不服：“既然不呻吟，你怎么知道他们的嗓子没伤？”

我说：“他们唱歌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会彼此给对方唱我们听不懂的歌。”

有一天半夜，男人的身体渗水特别多，都快漂浮起来了。我给他换了一块新的油布，喏，就是你刚才看到的这块。无论我多么轻柔，他还是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换完油布后，男人不作声了。女人叹息着问：“他是不是昏过去了？”我说：“是的。”女人也呻吟了一声说：“我们的脖子硬得像水泥管，转不了头，虽说床离得这么近，我也看不见他什么时候睡着什么时候醒。为了怕对方难过，我们从不呻吟。现在，他呻吟了，说明我们就要死了。我很感谢您，我没有别的要求，只请您把我抱到他的床上去，我要和他在一起。”

女人的声音真是极其动听，好像是在天上吹响了笛子。

我说：“不行。病床那么窄，哪能睡下两个人？”她微笑着说：“我们都烧焦了，占不了那么大的地方。”

我轻轻地托起紫色的女人，她轻得像一片灰烬……

老大妈眼睛有些湿润地说：“我的故事讲完了，你要看看这块油布吗？”

我小心翼翼地揭开这块油布，仿佛鉴赏一枚巨大的纪念邮票。由于年代久远，布面微微有些粘连，但我还是完整地摊开了它。

在那块洁净的豆青色油布中央，有两个紧紧偎依在一起的淡紫色人形。



# 一厘米

Yi Li Mi

陶影独自坐公共汽车时，经常不买票。

为什么一定要买票呢？就是没有她，车也要一站站开，也不能因此没有司机和售票员，也不会少烧汽油。

当然她很有眼色，遇上认真负责的售票员，她早早就买票，只有对那些吊儿郎当的，她才小小地惩罚他们，也为自己节约一点儿钱。

陶影是一家工厂食堂的炊事员，在白案上，专做烤烙活，烘制螺旋形沾满芝麻的小火烧。

她领着儿子小也上汽车。先把儿子抱上去，自己断后。车门夹住了她背上的衣服，好像撑起一顶帐篷。她伶俐地扭摆了两下，才脱出身来。

“妈妈，买票。”小也说。小孩比大人更注意形式，不把车票拿到手，仿佛就不算坐车。

油漆皴裂的车门上，有一道白线，像一只苍白的的手指，标定一·一〇米。

小也挤过去。他的头发像干草一样蓬松，暗无光泽。陶影处处俭省，但对孩子的营养绝不吝惜。可惜养料走到头皮便不再前进，小也很聪明，头发却乱纷纷。

陶影把小也的头发往下捺，仿佛拨去浮土触到坚实的地表。她摸到儿子柔嫩的头皮，像是塑料制成，有轻微的弹性。那地方原有一处缝隙。听说人都是两半对起来的。对得不稳，



就成了豁豁嘴。就算对得准，要长到严丝合缝，也需要很多年。这是一道生命之门，它半开半合，外面的世界像水，从这里流进去。每当抚到这道若隐若现的门缝，陶影就感觉到巨大的责任。是她把这个秀气的小男孩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她很普通，对谁都不重要，可有可无，唯独对这个男孩，她要成为完美而无可挑剔的母亲。

在小也的圆脑袋和买票的标准线之间，横着陶影纤长而美丽的指。由于整天和油面打交道，指甲很有光泽，像贝壳一样闪亮。

“小也，你不够的。还差一厘米。”她温柔地说。她的出身并不高贵，也没读过许多书。她喜欢温文尔雅，竭力要给儿子留下这种印象，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她感觉自身高贵起来。

“妈妈！我够来我够来！”小也高声叫，把脚下的踏板跺得像一面铁皮鼓，“你上次讲我下次坐车就可以买票了，这次就是下次了，为什么不给我买票？你说话不算话！”他半仰着脸，愤怒地朝向他的妈妈。

陶影看着儿子。一张车票两毛钱。她很看重两毛钱的，它等于一根黄瓜两个西红柿。如果赶上处理就是三捆小红萝卜或者干脆就是一堆够吃四天的菠菜。但小也仰起脸，像一张半开的葵盘，准备承接来自太阳的允诺。

“往里走！别堵门口！这又不是火车，一站就从北京到保定府了，马上到站了……”售票员不耐烦地嚷。

按照往日的逻辑，冲她这份态度，陶影就不买票，今天她说：“买两张票。”

面容凶恶的售票员眼睛很有准头：“这小孩还差一厘米，不用买票。”

小也立刻矮了几厘米，而绝不是一厘米。买票与不买票强烈地关系着一个小小男子汉的尊严。

两毛钱就能买到尊严，只发生在人的童年。没有一个妈妈能够拒绝为孩子提供快乐。

“我买两张票。”她矜持地重复。

小也把他那张票粘在嘴唇上，噗噜噗噜吹着响，仿佛那是一架风车。

他们是从中门上的，前门下的。前门男售票员查票，陶影觉得他很没有眼力：哪个带孩子的妈妈会不买票？她就是再穷再苦，也得在自己的孩子面前昂起头。

她把票很潇洒地交给售票员，售票员问：“报销不？”她说：“不要了。”其实她应该把票根保存起来。这样以后哪次集体活动或开食品卫生会，她骑车去，回来后可以用这张票报销。夫妇都是蓝领工人，能省就省一点。可小也是个绝顶机灵的孩子，会追着妈妈问：“咱们出来玩的票也能报销吗？”在孩子面前，她不愿撒谎。

这样挺累的，她按照各种父母必读上的标准，为自己再塑一个金身。你得时时注意检点，因为面对一个无所不在的观众。不过也充满了温馨与爱。比如吃西瓜，只要小也在，她一定时时提醒自己，不要把西瓜皮啃得太苦。其实在她看来，西瓜瓤与西瓜皮没什么大分别，一路吃下去，不过红色渐渐淡了，甜味渐渐稀了，解渴消暑是一样的。瓜皮败火，还是一味药呢。终于有一天，她发现儿子也像妈妈一样，把瓜皮啃出梳齿样的牙痕，印堂上粘了一粒白而软的嫩瓜籽，她勃然大怒了：“谁叫你把瓜皮啃得这样苦？要用瓜皮洗脸吗？”小也被妈妈吓坏了，拿着残月一般的瓜皮战战兢兢，但圆眼睛盛满不服。小孩子是天下最出色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行家。陶影从此明白了，以她现有的家境要培育出具有大家风度的孩子，需要全力以赴的正面教育。这很难，就像用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大炮一样，但并不是做不到。在这个过程中，她觉得生活多了几分追求。

今天她领小也到一座巨大的寺院参观，小也长这么大，还没见过佛。陶影心里是不信佛的，她不会让小也磕头。这是迷信，她知道。



门票五块钱一张。如今庙也这样值钱了。票是红案上的老张给的。期限一个月,今天是最后一天。老张神通大,什么人都认识。有时拿出一本像撕掉皮的杂志说:“见过吗?这叫大参考。”陶影觉得论个头,它可比报纸样的参考消息要小得多,怎么能叫大参考呢?问老张,老张也说不清,只说别人都这么叫,许是把杂志拆开来一张张铺开,终归是要比那张小报大的。想想也很有理。仔细看那大字印的参考,上面还在议论海湾战争会不会打,其实大家都在谈伊拉克的战争赔款问题了,说他们除了伊拉克枣,不知道还有什么。不管怎么说,陶影还是佩服老张。为了这锲而不舍的佩服,老张给她这张票。“就一张啊?”感激之余,陶影还不满足,“爷们就算了,领孩子开开眼呗!不满一米一的孩子免票。实在不乐意去,到门口把票倒腾出去,够买两个西瓜的!”老张设身处地为她着想。

她特地倒休带小也来玩。

京城里难得有这一大片森然的绿地。未及靠近,便有湛蓝的冷绿之气漫溢而来。仿佛正要面临一座山谷或是一道飞瀑。小也从妈妈手里夺过门票,又含在嘴里,飞快地跑向金碧辉煌的寺门,仿佛一只渴极了要饮水的小动物。

陶影突然有些伤心,不就是一座庙吗?怎么连妈妈都不等了,旋即又释然,带儿子出来,不就是要让他快乐嘛!

庙门口的守卫是一个穿着红衣黑裤的青年。想象中应该穿黄色工作服,现在这一身打扮,令人想起餐厅和饭店。

小也很流畅地跑过去,好像那是流量很大的泻口,而他不过是一滴水珠。红衣青年很敏捷地摘下他口中的票,仿佛那是清明前的一片茶叶。

陶影用目光包裹着儿子,随着小也的步伐,这目光像柔软的蚕丝从茧中抽了出来。

“票。”红衣青年拦住她,语句简单得像吐出一枚枣核。

陶影充满感情地指了指小也。她想所有的人都会喜欢她的儿子。

“我问的是你的票。”红衣青年僵硬地说。

“不是刚才那孩子已经给你了吗？”陶影安静地解释。这小子太年轻，还没来得及做爸爸。今天出来玩。陶影心境很好，她愿意有始有终。

“他是他的。你是你的。”红衣青年冷淡地说。

陶影费了一番思索，才明白红衣青年的意思：他们娘俩应该有两张票。

“小孩不是不要票吗？”陶影不解。

“妈妈你快一点啊！”小也在远处喊。

“妈妈就来。就来。”陶影大声回答。附近有人围拢来，好像鱼群发现了灯光信号。

陶影急了，想赶快结束这件事，她的孩子在等她。

“谁说不要票？”红衣青年歪着头问，他挺喜欢人越聚越多。

“票上说的。”

“票上怎么说的？”红衣青年仿佛一个完全的外行。

“票上说不足一米一的孩子免费参观，超过一米一的孩子照章购票。”陶影自信背得一点不错，但她还是伸手想从废票箱里掏出一张，照本宣读比背诵更接近真实。

“别动！别动！”红衣青年突然声色俱厉。陶影这才感到自己举动不当，像冬天触到暖气片似的缩回手。

“您很清楚吗？”红衣青年突然称她为“您”。陶影听出了敌意，还是点了点头。

“可是您的孩子已经超过了一米一。”红衣青年很肯定地说。

“没有。他没有。”陶影面带微笑地说。

人们天生地倾向母亲。

“他从这里跑过去，我看得很清楚。”小伙子斩钉截铁。他顺手一指，墙上有条红线，像雨后偶尔爬上马路的蚯蚓。

“妈妈，你为什么还不进来？我还以为你丢了昵！”小也跑过来，很亲热地说，好像他妈妈是他的一件玩具。





人们响起轻微的哄笑。这下好了，证据来了，对双方都好。

红衣青年略略有些紧张。当然他是秉公办事，当然他明明看清楚的。可这个逃票的女人不像别人那样心虚，也许，这才更可恶。他想。

陶影果然很镇定，甚至有点洋洋得意。儿子喜欢热闹，喜欢被人注意。这种有惊无险的遭遇，一定会令小也开心。

“你过来。”红衣青年简短地命令小也。

人们屏气静心等待。

小家伙看了看他的妈妈，妈妈向他鼓励地点了点头。小也很大方，轻轻地咳嗽了一下，又揪了揪衣服，像百米赛跑冲刺似的撞开了众人的视线，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到了红蚯蚓旁。

于是——人们无可置疑地看到——红蚯蚓挂在小家伙的耳朵上。

这怎么可能?!

陶影一个箭步冲过去，啪的一下打在孩子的头颅上，声音清脆，仿佛踩破一个乒乓球皮。

小也看着陶影，并没有哭。惊讶大于疼痛，他从未挨过妈妈如此凶猛的一掌。

“打哪也不能打头哇!”

“这当妈的!有钱就买张票没钱就算了,也犯不着拿孩子撒气呀!”

“是亲妈吗?看模样倒还像……”

人们议论纷纷。

陶影真慌了。她并不是想打小也，只是想把他那鸡冠子一样高耸的头发抚平。她悲惨地发现，小也纵是此刻变成一个秃子，身高也绝对在这条红蚯蚓之上。

“小也，别踮脚尖!”陶影厉声说。

“没有，妈妈。我没有……”小也带出哭音。

是的，没有。红蚯蚓残忍地伏在比小也眉头稍高的地方。红衣青年突然像早晨醒来时伸了一个懒腰，他的眼光很

